劎笑

劍筴第十二

樽流篇 凡三十四事 凡三十六條

求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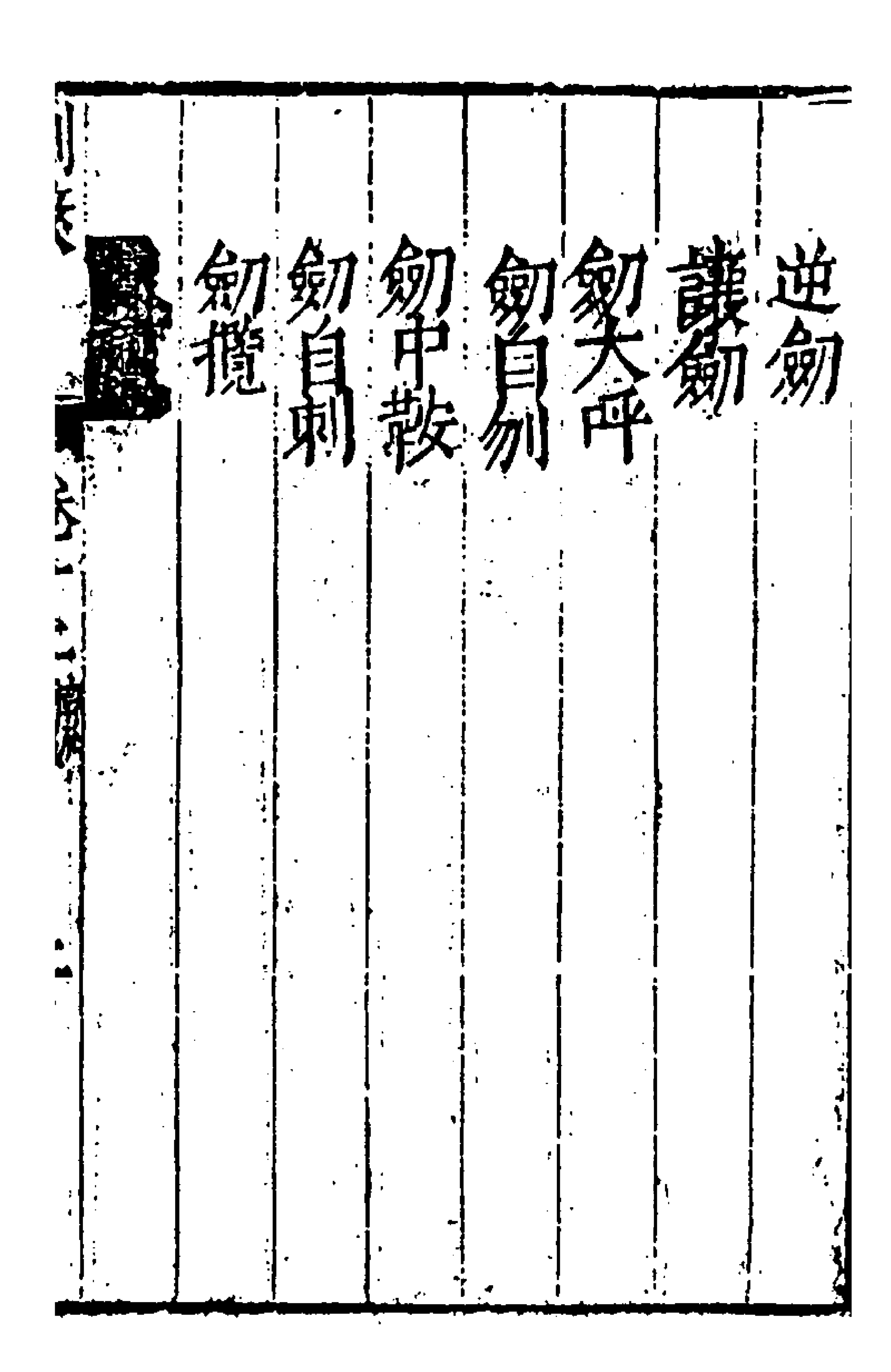
里克伏劍

劍告勞

劍慚

釋劍扤

棫陽宮伏劍



逆劍

讓劍

劍大呼

劍自刎

劍中散

劍自刺

劍攬

劒驅

十萬橫磨劒

揮劒夊庫軍

僧訪劒

劍筴第十二

關西錢希言譔輯　雲間陳繼儒訂正　[illegible]授錄

樽流篇 樽流遁之觀戒誅以也

筴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故曰與覆轄同執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大國之將以本先撥也一日膏夏微煙巫山板蕩波之駭矣塵之飛矣玄鳥其不歸矣象魏爲虎豹之蹊矣危機潛伏可無

畀蝦故著劒所以得復陳所以失焉春秋之道有亞春而無亂秋然舉往明來匪微胡信自虞公終漢隱二千年間驕虐不道之主輕薄于紀之臣何代蔑有其翦焉傾覆之不暇而況能克有終乎斯又何以守其貴耶夢得士田爲失國祥鷹憐之兆雖有因而至焉然亦豈非天哉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筴樽流

求劒

初虞叔有玉虞叔虞公之弟虞公求旃旃之也音之然反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人利其璧以璧為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賈買也焉音煙賈音古乃獻之又求其珤劒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將殺我也厭音於鹽反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共池地名共音洪一音恭左傳

里克伏劍

僖公十年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不篡）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言欲加已罪不患無辭）臣聞命矣伏劍而死【左傳】

晉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奚齊卓子荀息也）為子君者不亦難

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劒而死（史記）

劒告勞

吳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於周（王孫苟吳大夫勞功也）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二三兄弟之國吾先君闔閭不貫（赦也）不忍被甲帶劒挺鈹（音披）搢（音晉）

鐸捉援也揺振也以與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柏舉毒暴也中原原中也天舍其衷言天舍善於吳楚師敗績王

去其國昭王奔隨遂至于郢楚都王總其百執事百執事百官也以奉其社稷之祭修祭祀其父子昆

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于吳夫槩王闔閭之弟夫槩王先歸自立故不能定楚而歸也今齊侯任不鑒

于楚不鑒不以楚敗為鑒戒又不承其王命以遠我

二三兄弟之國說云謂齊納欒盈以伐晉魯哀十一年春齊伐魯以

其年吳會魯以伐齊夫差不貫不忍被甲帶劍挺鈹搢鐸遵汶伐博博齊別都簦簦音登笠相望于艾陵簦笠備雨具也相望言不避暑雨天舍其衷齊師還還敗而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文武二后歸不稔於歲言伐齊之明年不至於穀熟而復出師也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于商魯之間以徹于兄弟之國兄弟諸姬也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于下執事克能成事成功也周王答曰苟伯父令女來

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紹敬于丐也紹禮享獻繼先王之禮獻我一人我心誠嘉之也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遣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卹

吳既長晉而還未踰于黃池越聞吳王久留未歸乃悉士衆將踰章山章山即禹貢所謂內方在

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荊門長林縣濟三江而欲伐之吳又恐齊宋之為害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昔楚不承共貢辟遠兄弟之國吾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劒挺鈹與楚昭王相逐于中原天舍其忠國語作衷楚師敗績今齊不賢國語作聽於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忍其惡被甲帶劒徑至艾陵天福於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

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不熟于歲遂緣江泝淮（緣當作沿順流而下泝逆流而上）開溝深水出于商魯之間而歸告于天乎乾事周王荅日伯父令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依矣余實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周室何憂焉賜弓弩王阼以增號謚（已上所記與國語大同小異惟太子友之諫國語不載）吳王還歸自池（池字上當有黃字）息民散兵（吳越春秋）

劒慚

吳王伐齊大勝師兵三月不去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粮食盡索興師擊之大敗吳師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數吳王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飢餓足行乏粮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稻而餐之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羣臣對曰是籠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

得火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西坂閒燕可
以休息大王亟飡而去尚有十數里耳吳
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為寡人
前呼之即尚在耶當有聲響太宰嚭即上
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面如
死灰色曰公孫聖令寡人得邦誠世世相
事言未畢越王追至兵三圍吳大夫種處
中范蠡數吳王曰王有過者五寧知之乎

殺忠臣伍子胥公孫聖胥爲人先知忠信中斷之入江聖正言直諫身死無功此非大過者二乎夫齊無罪空復伐之使鬼神不血食社稷廢無父子離散兄弟異居此非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句踐雖東僻亦得繫于天皇之位無罪而王恒使其芻莖秩馬比于奴虜此非大過四者乎太宰嚭讒諛佞諂斷絕王世聽而用之此非大過者

五乎吳王曰今日聞命矣越王撫步光之
劒杖屈盧之弓瞋目謂范蠡曰子何不早
圖之乎范蠡曰臣不敢殺主臣存主若亡
今日遜敬天報微功越王謂吳王曰世無
千歲之人死一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
枹而鼓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何須軍士
斷子之頸挫子之骸不亦繆乎吳王曰聞
命矣以三寸之帛幎吾兩目使死者有知

吾慚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爲無知吾恥生越王則解綬以冥其目遂伏劒而死越絕書

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吳國困不戰士卒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羣臣遁去晝夜走三日三夕達于秦餘杭山胸中愁憂目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饑顧得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

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傽偟也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歎曰子胥所謂旦食者也謂太宰嚭曰吾戮公

投胥山之巔吾以畏責天下之慚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即有應吳王止秦餘杭山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從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返乎寡人世世得聖也須臾越兵至三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

青其矢而射種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兎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相國蠡急而攻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而功旣得返國人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六以至于亡王知之乎有忠

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昔越親戕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從天命而弃其仇後爲大患大

過六也越王謹上列青天敢不如命大夫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天殺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爲何如大夫種曰君被吾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諾乃如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厚耻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

也今子尚有遺榮何必使吾師衆加刃于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勾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位不敢加誅于人主願主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瞋目怒曰死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于天不負于人今君抱六過之罪不知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諾乃引劒而伏之死越王

謂太宰嚭曰子爲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
乃誅嚭并妻子吳王臨欲伏劒顧謂左右
曰吾生旣慚死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
前君地下不忍覩忠臣伍子胥及公孫聖
使其無知吾負于生死必連縢結組以罩
吾目恐其不蔽願復重羅繡三幅以爲掩
明生不昭我死勿見我形吾何可哉越王
乃葬吳王以禮于秦餘杭山卑猶越王使

軍士集千我戎之功人一隰越絕書隰作㬎王以葬之宰嚭亦葬卑猶之旁吳越春秋

釋劒[illegible]

或爲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爲安人衆不足以爲强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强則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强矣曰趙强何若曰猶言如舉左案齊言舉兵于左則齊下按下也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厭言案之不一二國千乘

之宋也宋於七國時爲千乘今佚齊魏如之築剛平趙地缺趙成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取我剛平剛平皆不注詳此則剛平趙取之衛也衛無東野芻牧薪採芻草也以食馬牧養牛人也大者薪小者採莫敢闚東門當是時衛危于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還反言歸事也僖二十三年注委質見賤也而朝于邯鄲之君乎于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補令朝行魏伐邯鄲梁惠二十年伐趙趙告急齊是以有馬陵之敗因退爲逢澤

之遇開封東北有逢池或曰宋之逢澤乘夏車夏取其文禮有夏篆稱夏王夏中國也一朝爲天子天下皆從齊宣王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抱質執璧質贄同請爲陳侯臣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郢楚都也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于泗水之上縛齊將揚之水注中諸姜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魏地也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

使陳毛釋劒掫（掫夜戒有所擊　引也掫側侯反）委南聽罪（委去南面之尊）西說趙（說使人解之）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不攻齊也　戰國策）

摵陽宮伏劒

蘇長君爲秦車（武兄嘉）從至雍摵陽宮扶輦下除欄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劒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按摵陽宮秦昭王所作在今岐州扶風縣）

劒地立聖公

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于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内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

所以破斧也且守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即其事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爲功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前書宗義曰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斧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願各詳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

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即位拜伯升爲大司徒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後漢書

劒玦

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劉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琫劒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繡衣御史武帝置衣繡者尊寵之也玦決也令

早決斷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史記項王留沛公飲項伯東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者三項王默然不應鴻門地名在新豐東七十里也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後漢書

止劒赦更始

更始徙居長信宮三輔黃圖從洛門至周廟門有長信宮在其中

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

更始城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況爲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況即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出三輔黃圖洛城門王莽改曰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厨官俗名之爲厨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面之中門是也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去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

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右輔都尉嚴本本當作平或作丞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爲屯衛而實囚之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于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

極請得先死援劒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恭復爲固請竟得封爲長沙王（後漢書）

劒罵諸卿

至臘日樊崇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古者記事書于簡冊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

之請其書已名也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按劍罵曰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殺亂殺亦亂也兒戲尚不如此皆可格殺相拒而殺之曰格更相辨鬬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後漢書

劍呼長樂宮

赤眉立劉盆子爲帝自號建世元年盆子

後探札得符諸將乃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兄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弃之復還依劉俠卿俠卿爲制絳單衣半頭赤幘幘半所以覆髻也續漢書董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半頭幘即空頂幘也其上無屋故以爲名董仲舒繁露以赤統者幘尚赤盆子承漢統故用赤也東宮故事太子有空頂幘一枚即半頭幘之製也直綦履綦履文也蓋直刺其文以爲飾也乘鮮車大馬赤屏泥赤屏泥謂以緹油屏泥於軾前終襜

絡襜帷也車上施帷以屏蔽者交絡之以為飾續漢志王公列侯安車加交絡帷裳也而猶從牧兒遨樊崇雖起勇力而為衆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經遂共推宣為丞相崇御史大夫逄安左大司馬謝祿右大司馬自楊音以下皆為列卿軍及高陵與更始叛將張卬等連和遂攻東都門三輔黃圖宣平門長安城東面北頭第一門其外郭門名東都門入長安城更始來降盆子居長樂宮

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讙呼讙譁也讙音火完反拔劒擊柱不能相一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剽劫也又數虜暴吏民百姓保辟由是皆復固守後漢書

劒隆

孫程與王康等迎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閻顯弟景爲衛尉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尚書郭鎮率直宿羽林出逢景景因

斫鎮不中鎮劒擊鼻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胸禽之送廷尉

按劒叱袁紹

靈帝崩袁紹勸何進徵董卓等衆軍脅太后誅諸宦官轉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

魏書信太山平陽人也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說紹不從乃引軍還鄉里劉從曰注案鮑信還鄉里安得引軍蓋軍字當作歸或云軍字衍

董卓擁制

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毎念靈帝令人憤毒（毒恨也）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按劒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

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英雄記】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懸節于上東門洛陽城東北面頭門也山陽公載記董卓以袁紹弃節跋第一葆爲赤旄而奔冀州【後漢書】

拔劍嘉德殿前

何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郎入守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

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欻許勿反）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曹罪也（說文憒亂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陳留王協母王美人何后鴆殺之帝怒欲廢后宦官請得止）我曹涕泣救解各出

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爲誰于是尚方監渠穆拔劒斬進於嘉德殿前 後漢書

逆劒

趙染新豐人初爲晉南陽王司馬模牙門將戍滿坂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率衆歸劉聰聰以爲平西將軍次于新豐東晉將

索綝率兵討之涤有輕敵之意長史魯徵諫曰困獸猶鬬況於國乎涤曰綝小豎豈能汚吾馬蹄刀劒也帥精騎逆戰于城西敗績悔曰吾不用魯徵之言以至於是乃斬徵前趙錄

讓劒

苻堅建元十四年春二月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丕

武威將軍苟萇尚書司馬慕容暐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荊州刺史楊安帥樊鄧之衆爲前鋒屯騎校尉征虜將軍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京兆尹慕容垂揚武將軍姚萇帥衆五萬出南鄉領軍將軍苟池右將軍毛當强弩將軍王顯帥勁卒四萬出武當[illegible]陽秦書作襄陽夏四月師次沔北[illegible]梁州刺史朱序

監沔中諸軍鎮襄陽以固北鄙序以丕軍無舟檝不以爲虞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秦書作遊馬以渡]序惶駭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郛獲船百萬艘以濟餘軍丕帥諸將進攻中城遣苟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江陵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爲不固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子于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

及丕至攻西北隅果潰衆便移固新城不遂引退襄陽人因謂此城爲夫人城十二月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衆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久淹不可虛反其特原之令其功成贖辠因遣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劍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

復特面見吾也補秦錄

劍大呼

永和十一年即張祚和平二年也祚廢諸
神祀山川枯竭置五都尉司人姦過禁四
品以下得衣繒帛庶人不得畜奴婢乘車
馬自姓怨憤國中仲夏雨雪降霜殺苗稼
果實行人凍死祚宗人河州刺史張瓘時
鎮枹罕士衆强盛祚猜忌之遣別將易揣

張玲帥步騎萬三千以襲之又廣徵兵三千餘道入擊南山諸種夷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言于祚曰軍不可行出必不還涼國將有大變幷陳祚三不道祚大怒叱鸞爲妖言沮衆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兵敗於外王死於內必矣祚族滅之有神降于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

祚甚信之衆知祚必敗而凶暴彌甚上下憤憾秋七月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鎮枹罕使瓘討叛胡瓘聞之斬孚起兵玲等濟河未畢又爲瓘兵所破揣單騎奔走瓘兵躡之祚衆震懼瓘遣兵傳檄州郡欲廢祚以侯還第復立靈耀先是驍騎將軍燉煌宋混兄修素與祚有隙祚疑之至是大懼八月混與弟澄等西奔招合夷晉衆

至萬餘人遂以應瓘還向姑臧九月次于
武始大澤混等爲靈耀發哀閏月進至姑
臧祚收瓘弟琚及子嵩將殺之琚嵩聞之
募市人數百揚聲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
巳至城東敢有舉手者夷三族登神雀觀
琚嵩殺祚守門卒攴者四百餘人斬西門
關納混等領軍將軍趙長開宮門應之長
等懼罪入閤呼玄靚母馬氏出謙光殿拜

靈曜庶弟玄靚爲主混遂長驅入殿中大呼稱萬歲祚以長等破混也下觀勞之見混等乃拔劒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戰祚素失衆心莫肯爲之鬬者長奮槊刺祚中頰祚奔入萬秋閣爲廚士徐黑所殺混等梟其首宣示中外暴尸道左城內咸稱萬歲以庶人禮葬之并殺其二子祚立三年而亡（前涼錄）

劒自刎

張玄靚既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國內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玄靚右司馬張邕惡宋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靚乃以邕爲中護軍升平五年冬十月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黨專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復思爲亂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

因寢謂天錫曰國家事欲朱靖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吾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十一月天錫從兵士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劚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于門下斫爽

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剋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帥甲士三百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似皇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死實懼大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相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它無所問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乃悉散

走邕以劒自刎而死于是悉誅邕黨

劒中藪

義熙中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為益州刺史率寧朔將軍臧熹等伐蜀齡石等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譙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帥衆萬餘屯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率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廻趣南城南城自潰齡

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小苟塞打鼻臧熹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于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縱弃成都出走尚書令馬躭封府庫以待晉師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出成都先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秪取辱焉等死死于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譙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

往投之道應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其馬擲縱乃去自縊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鄧艾

劍自刎

鬱林王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長子也小名法身昭業少美容止好隸書世祖勑皐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重之進對音吐甚

有今譽王侯五日一問訊世祖常獨呼昭
業至幄座別加撫問呼爲法身鍾愛甚重
文惠皇太子薨昭業每臨哭輒號咷不自
勝俄爾還內歡笑極樂在世祖喪哭泣竟
入後宮嘗列胡妓二部夾閤迎奏爲南郡
王時文惠太子禁其起居節其用度昭業
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德
生帝王家今日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

主鬪動見將就不如作市邊屠沽舊兒百倍矣及即位極意賞賜動百數十萬毎見錢輒曰我昔時思汝一文不得今得用汝未朞年之閒齋世庫儲錢數億垂盡開主衣庫與皇后寵姬觀之給閹人豎子各數人隨其所欲恣意輦取諸寶器以相剐擊破碎之以爲笑樂左右皆躶袒著紅縠襌雜采相服好鬬雞密買雞至數千價世祖

御物甘草杖宮人寸斷用之毀世祖招婉殿乞閣人徐龍駒爲齊龍駒尤親幸爲後閤舍人日夜在六宮房內昭業與文帝幸姬霍氏淫通龍駒勸長留宮內聲云度霍氏爲尼以餘人代之蕭宗懲變定謀廢帝二十二日壬辰使蕭諶蕭坦之等於省誅曹道剛朱隆之等率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于上比入門三失履于是徐

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係進
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使閉內殿諸房閤
令閹人登興光樓望還報云見一人戎服
從數百人急裝在西鍾樓下須臾蕭諶領
兵先入宮截壽昌閤帝走向愛姬徐氏房
拔劍自刺不中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
諶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諶
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信

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出西弄殺之（南齊書本紀）

昭業生而爲其叔子良取養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無賴群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臥起妻何氏擇其中美貌者與交遊齊就富商大賈取錢無數既與子良同[illegible]意子良移西邸昭業獨住西州[illegible]夜輒開後閤與諸小人共至諸營

奢恣淫宴凡諸不逞皆造加爵位許以南
面之日便即施行皆疏官位名號于黃牋
紙與之各各囊盛帶之肘後初昭業在西
州令女巫楊氏禱祝速求天位及其父攴
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楊氏子珉亦有
美貌何氏尤愛悅之昭業呼楊氏爲婆劉
氏以來民間亦作楊婆兒歌蓋爲此也及
在東宮臏有疾令楊氏日夕祈禱令臏早

亦與何氏書于紙中作一大喜字作小喜三十六字遶之大斂之始呼隤伎人備舉衆樂諸伎雖畏威從事莫不哽咽流涕及成服悉遣諸王還第子良因乞留過隤葬不許昭業素好狗馬立未十日便毀隤所起招婉殿以殿材乞閹人徐龍駒造宅于其處爲馬埒馳走墜馬面額並傷稱疾不出者數日多聚名鷹快犬以粱肉奉之隤

將葬喪車未出端門昭業便稱疾還內裁入閤便於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響內外時司空王敬則問射聲校尉蕭坦之曰便如此不當怱怱邪坦之曰此政當是內人哭聲響徹耳自賾葬後昭業微服而出游走至市又多往其父母陵隧中與群小共作鄙褻擲塗賭跳放鷹走狗諸雜狡獪日日輒往以此為常朝事大小皆斷於尚書

令蕭鸞初蕭賾聚錢上庫至五億萬齊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絲綿不可稱計至此歲末所用過半皆賜與左右厮卒之徒及至廢黜府庫空盡昭業在內常著紫綿紅綿襦衣或錦帽改年爲隆昌以黃門郎周奉叔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奉叔請誅衛尉昭業甚悅之而專恣跋扈無所忌憚常從單刀二十口出入禁闥門衛莫敢訶

止每語人云周郎刁不識君徐龍駒自東
宮齋師以便佞見寵擶遊好邪以取容媚
凡諸郵亂贖雜事皆龍駒所勸誘也昭業爲
龍駒置美女伎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
被貂裘南面向案代昭業書敕左右侍直
與昭業不異蕭鸞固請誅之楊珉及母亦
並下獄死珉及母爲昭業所寵恩情特隆
賞賜傾府藏珉爲何氏所幸常居中內侍

蕭鸞初令衛尉蕭諶征北諮議蕭坦之請誅珉何氏與昭業同席坐流涕覆面謂坦之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乃耳語于昭業曰此事別有一意不可令人聞昭業呼何氏曰阿奴暫起去坦之乃曰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聞彰遐邇此事自古所無恐必誤官事昭業不得已乃許之俄勅原之已行刑益州刺史劉悛罷

□□昭業以其饋奉不豐收付廷尉將加大辟悛弟中書郎繒乞以身代得不死禁錮終身昭業與其父寵姬霍氏姪通納之後宮蕭鸞謀廢之率衆而入時昭業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兵至拔劍起拒鸞鸞自殺之左右效者十餘人齊書列傳

劍攬

侯景廢簡文幽于永福省迎豫章王棟即

皇帝位尋矯蕭棟詔禪位升壇受禪旣唱
警蹕識者以爲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也
景聞惡之改爲備蹕又曰備于此便畢
矣及升御牀牀脚自陷王偉請立七廟景
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登七世祖考故置
七廟并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
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噉是衆聞
咸笑之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樹咸見

殘毀唯文宣太后廟四周柏樹獨欝茂及景篡修南郊路僞所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枿生便長數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illegible]乃歎息之使悉所殺識者以爲昔僵柳起于上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對重青必彰陜西之瑞王僧辨軍至蕪湖擊景軍景軍聞之大懼涕下覆面引衾卧良久方起歎曰咄叱咄叱誤殺乃公遂將逃王偉按劍攬

繼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中衛士尚足一戰寧可便走景曰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仰觀石闕逡巡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其百餘騎東奔時都下戶口百遺一二大航南岸極目無煙老小相扶競出纔度淮軍人掠之甚於寇賊號叫徹于石頭僧辯謂為有變登城門故亦不禁也僉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君子以是

知僧辨之終初景與腹心人數十單舸走推墜二子于水自滬瀆入海至胡立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南史〕

進劍斬宗黃

魏于謹至黃華去江陵四十里明日至柵下裴畿裴機朱買臣謝答仁等開枇杷門出戰柵内火焚數千家及城樓二十五梁元帝臨所焚樓望魏軍濟江四顧歎息是夜

劍筴

遂止宮外宿民家移居祗洹寺魏于謹令築長圍中外信命始絶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等築壘于馬頭遥為聲援是夜帝巡城尤口占為詩羣臣亦有和者帝裂帛為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王褒胡僧祐朱買臣謝答仁等開門出戰皆敗還帝又移居長沙寺朱買臣按劍進曰唯斬宗懔黄羅漢可以謝天下

買臣罪其誅還建康也帝曰景寔吾意宗黄何罪二人退入衆中

焚書折劒

江陵城陷元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以珤劒斫柱令折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

庾子山哀江南賦玉軸揚灰龍文折

杜

劒擊闔

元帝去羽儀文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劒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軍士度塹牽其轡至白馬寺北奪其所乘駿馬以駑馬代之遣長壯胡人手扼其背以行逢于謹胡人牽帝使拜梁王詧使鐵騎擁帝入營囚于烏幔之下甚爲詧所詰辱

劒上食

煬帝幸江都李密據洛口令裴仁基爲河南道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與密決戰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之言戰遂大敗仁基爲世充所虜世充以其父子並驍銳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爲禮部尚書行儼爲左輔大將軍行儼

每有攻戰所當皆披靡號爲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其意不自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祕書丞崔德本等謀反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以刼世充行儼以兵應于階下指麾事定然後出越王侗以輔之事臨發將軍張童仁知其謀而告之俱爲世充所殺

飾五劒

李錡以父蔭貞元中累至湖杭二州刺史多以琟貨賂李齊運由是遷潤州刺史兼鹽鐵使特積財進奉以結恩澤德宗甚寵之錡恃恩驕恣有淛西人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論錡罪狀而德宗械送錡錡遂阬殺善貞天下切齒乃增置兵額選善弓矢者聚之一營名曰挽硬隨身以胡奚雜

類虬鬚者爲一將右曰番落健兒德宗復
于潤州置鎮海軍以錡爲節度使罷其鹽
鐵使務錡雖罷其利權且得節度反狀未
發憲宗即位巳二年諸道倔强者入朝而
錡不自安亦請入朝乃拜錡左僕射錡乃
署判官王澹爲留後旣而遷延發期澹與
中使頻喩之不悅遂諷將士以給冬衣日
殺澹而食之監軍使聞亂遣衙將趙琦慰

喻又齎食之復以兵注中使之頸錡佯驚
救解之因干別館遂稱兵飾五劍分授管
內鎮將令殺刺史于是常州刺史顏防用
客李雲謀矯制傳檄于蘇杭湖睦等州遂
殺其鎮將李深湖州辛秘亦殺其鎮將趙
惟良而蘇州刺史李素爲鎮將姚志忠所
繫釘於船舷生致于錡未至而錡敗得免
初錡以宣州富饒有并吞之意遣兵馬使

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領兵三千分略宣池等州三將夙有向順志而錡甥裴行立亦思向順貟密謀多决於行立乃廻戈趣城執錡於幕縋而出之斬於闕下（唐書）

請具銜

興元三年五月渾瑊自咸陽入朝詔授平凉會盟使兵部尚書從瀕衛副之司勲郎中鄭叔矩爲判官瑊統兵二萬又詔華州

節度使駱元光以本鎮兵從瑊閏月十五日瑊與結贊會平凉初約以兵三千列於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各遣遊軍相覘伺是時蕃軍精騎數萬列於壇西蕃之遊軍貫穿我軍之中瑊將梁奉貞率六十騎爲遊軍纔至壇所爲蕃軍所執結贊又謂瑊曰請侍中已下具衣冠劍珮瑊與監軍宋鳳朝崔漢衡等入幕次坦無它慮

結旄命仗鼓三通其衆呼譟而至瑊遽出自幕後偶得它馬跨而奔馳追騎雲合流矢雨集而不傷會瑊將辛榮以數百人據北阜與賊血戰追騎方止瑊僅得免辛榮兵盡矢窮力屈而降朱鳳朝瑊判官鄭弁爲追兵所殺崔漢衡中官俱文珍劉延李清朝漢衡判官鄭叔矩瑊判官路泌袁同直大將軍扶餘準馬寧神策將孟日華李

至言樂演明范澄馬弁等六十餘人皆陷
于賊（唐書）

劒降

莊夢蝶與韓秀昇屈行從戰又敗其敗兵
紛紜還走所在慰諭不可遏遇高仁厚于
路叱之即止仁厚斬都虞候一人更令修
娖部伍乃召耆老訊以山川蹊徑入賊寨
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冊中使老弱守寨

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與交兵潛發勇士千人執兵負藁夜遊間道攻其寨且焚之賊望見分兵往救之不及資[illegible]蕩盡衆心已搖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相繼皆沉賊往來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于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皆降秀昇行從見衆潰揮劍

亂砍斫止之衆愈怒共執二人詣仁厚仁厚命善食而械之

篁中人躍劒

秦宗權責租賦于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兵五千人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爲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守也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于是緒

見將卒有勇略踰己及氣質魁岸者皆殺
之劉行全亦死衆皆自危曰行全親也且
軍鋒之冠猶不免況吾屬乎行至南安王
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違遠墳墓捐妻子羈
旅外鄉爲羣盜豈所欲哉乃爲緒所迫脅
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妄殺無辜軍中孑孑
者受誅且盡子鬚眉若神騎射絕倫又爲
前鋒吾竊爲子危之前鋒將執潮手泣問

許安出潮爲之謀伏壯士數十人于篁竹中伺緒至挺劒大呼躍出就馬上禽之反縛以徇軍中皆呼萬歲

劍驅

田令孜奉僖宗發班難時軍民雜揉鋒鏑縱橫以神策軍使王建爲清道斬斫使建以長劒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璽授建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李昌符

焚閣道丈餘將摧折王建扶掖上自烟焰中躍過夜宿板下上枕建膝而寢既覺始進食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淚痕故也車駕纔入散關朱玫已圍瑶雞荆南斗米直四十餘緡食甲鼓皆盡兵甞之餘止有一十七家

十嵩積磨劒

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

以爲回圖使（凡外國與中國貿易者置回圖務）往來販易于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因榮于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不可負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于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

約故耳爲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
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
馬爾所目睹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
劍足以相待它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無
悔也榮自以匹失貨財恐歸獲辠且欲爲
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
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
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

其後晉降契丹契丹王詰延廣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

揮劍斫唐軍

或告唐軍已過曹州麾埃漲天梁王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可奉此詔梁王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剄梁王持之曰與

君俱死麟遂弒梁王因自殺

僧訪劒

蜀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業性豪修强市人田宅藏匿亡命于私第置獄繫負債者或歷年至有瘦死者其子撿校左僕射繼昭好擊劒嘗與僧歸信訪善劒者右匡聖都指揮使孫漢韶與業有隙密告業繼昭謀反翰林承旨李昊奉聖控鶴馬

步都指揮使安思謙復從而譖之業入朝蜀主命壯士就都堂擊殺之下詔暴其辠惡籍沒其家